



此情无计可消除



李清照词

王新霞 乔雅俊◎编注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人民文学出版社

此情无计可消除·李清照词

王新霞 乔雅俊◎编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此情无计可消除:李清照词/王新霞,乔雅俊编注.—2版.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恋上古诗词:版画插图版)
ISBN 978-7-02-012248-6

I. ①此… II. ①王… ②乔… III. ①李清照
(1084—约 1151)—宋词—诗歌欣赏 ②朱淑真(1135—1180)—
宋词—诗歌欣赏 IV. ①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12715 号

责任编辑:胡文骏
特约策划:尚 飞
装帧设计:高静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8.25
插 页 2
字 数 16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北京第 2 版
印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248-6
定 价 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前言

在中国古代文化繁荣、发达的宋代，先后出现了李清照和朱淑真两位著名的女性文学家。她俩生活的时代接近，文采相类，均属于婉约派，词风清新秀丽，婉转含蓄，共同点甚多。历代评论家常把两人一起评论，如冯梦龙在《醒世恒言》中赞叹她们是“闺阁文章之伯，女流翰苑之才”。本书编者将二人的词合编在一起予以注释，期望此书对介绍和研究这两位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女性作家有参考价值。

一

李清照(1084—?)，号易安居士，祖籍山东济南。我国宋代杰出的女词人，也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女作家。她出身于一个文学氛围浓厚的家庭，父亲李格非，官至礼部员外郎，对文学、经学、佛学、史学都颇有研究，南宋刘克庄在《后村诗话续集》中称赞他“文高雅修，鬯有义味，在晁(补之)秦(观)之上”。母亲王氏，也是一位通文墨的大家闺秀。耳濡目染，清照幼年即通文

墨,加之聪慧颖悟,才华过人,在诗、词、散文方面都有杰出的表现,精通音律,“能书能画”(《清河书画舫》引《才妇录》)。可以说,李清照是中国文学史上少见的一位多才多艺的女作家。

李清照在十八岁时嫁给太学生赵明诚。婚后二人共同致力于金石书画的搜集整理,由于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能互相欣赏与支持,所以李清照婚后的生活非常和谐美满。这种平静的生活一直到李清照四十五岁。靖康元年(1126),金兵攻宋,次年,徽、钦二帝被掳,北宋即告灭亡。这就是历史上的靖康之变。巨大民族灾难的降临,急剧地改变了李清照的生活,她被迫从闺房和书斋中走出来,踏上逃亡流徙的道路。不幸也接踵而至:夫妇二人花费大量心血,在几十年中搜集起来的文化艺术珍品在战火中丧失殆尽;李清照唯一的亲人赵明诚,在建炎三年(1129),只身赴建康时,突患急病,不治身亡。赵明诚病死后,她独自漂流在杭州、越州、金华一带,在咨嗟悲叹中度过了晚年。

朱淑真是稍后于李清照的杰出女作家,号幽栖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南宋初年时在世。她出身于仕宦家庭,父亲曾经“宦游浙西”。朱淑真少喜读书,工诗词,能画,通音律,是个多才多艺的女子。少女时代的朱淑真,由于家境殷实,生活优裕,父母亦宠爱有加,每天过着读书、作诗、饮酒、弹琴、四处游玩的快乐生活,形成了单纯天真的个性,敢于追求自由和理想的生活,是一位个性鲜明的女性。

然而父母为朱淑真择定的婚姻却使她的生活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在封建社会,个人的婚姻并不是建立在志趣相投、两情相悦的基础上,而是必须听从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面对无法违抗的父母之命,朱淑真违心地与和她志趣相投、才华横溢的初恋情人分开,在二十岁左右嫁给一位俗吏为妻。南宋魏仲恭《朱淑真诗集序》中说:“父母失审,不能择伉俪,乃嫁为市井民妻。”此处的“市井”并非说她的丈夫是市井细民,而是无法与才华出众的朱淑真相匹配,只是一个以功名利禄为务的庸俗之人。因为二人的性格爱好相去甚远,所以婚后的生活并不和谐,朱淑真一直过着寂寞苦闷的闺中生活。后来她的丈夫可能又沾染上狎妓风气,娶妾并携其远赴任上,留下淑真独守空闺。天性热爱自由、勇于追求理想生活的朱淑真在婚后的生活中饱受痛苦的折磨。从她的词作中可以看出,她最后终于决定与现实对抗,勇敢地冲破了封建礼教的樊篱而与初恋情人相会。淑真与情人的关系一直维持到四十岁左右,直到此种关系泄露,被夫家限制自由。最后,淑真在礼教的压迫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离世时不到五十岁。

二

李清照的作品集曾有《易安居士文集》《易安词》《漱玉集》等,但均已佚亡。后人辑有《漱玉词》,今人辑有《李清照集》。

李清照在诗、词、散文方面都有杰出的成就，其中词写得最为出色，后人称颂最多的也是她的词作。她的词以南渡为界，基本上可以划分为表现安定美满生活的创作前期与表现流离孤寂生活的创作后期。

她的前期词作，真实地反映了她的闺中生活和思想感情，题材集中于写自然风光和离别相思。早年的李清照是一位性格活泼、开朗乐观的女子。她走出了重重的闺门，目光投向广阔的大自然，因此她的笔触便也伸向大自然的怀抱，用词来记叙她在自然界的畅游。比如《如梦令》（尝记溪亭日暮）一首，尽情地享受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随意尽兴，无拘无束。这类词作充分表现出李清照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的感情。表现这一主题的还有《庆清朝》等词。

李清照词中的景致描写，并不是单纯为了歌咏自然风光，而是在景物中寄寓着自己的生活理想。例如《怨王孙》一词，虽然已是深秋时节，然而词人笔下的湖面景色却是那样的明丽清新：浩淼的湖面上点缀着几朵红荷，岸边翠绿的水草上挂满了晶莹的露珠，洁白的鸥鹭在沙滩上静静地休憩。画面色彩明快，静态的景致中蕴含无限生机，结尾句“眠沙鸥鹭不回头，似也恨，人归早”，将自己对自然的依恋之情注入到鸥鹭身上，表达出对大自然无限的热爱。

李清照的前期词作还表达了自己对理想的渴望追求和对现

实社会扼杀理想的愤懑之情。在《渔家傲》一词中，她以鹏鸟自喻，表现了自己的生活意志和愿望。她要学那搏击长空的大鹏，凭着自己的努力，探寻到一条通往理想境界的道路。即使是“路长”“日暮”；即使是“学诗漫有惊人句”，却仍然呼唤着“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这首词格调昂扬，充满着蓬勃向上的力量，读后令人有一种清新振作之感。

李清照婚后与丈夫相敬相爱，志趣相投，二人诗词唱和，文物共赏，生活十分美满。但是，在宋徽宗赵佶崇宁前期，由于新旧两党之间斗争激烈，受党争波及，清照与明诚也有几次较长的分离。崇宁元年(1102)，蔡京任右相，打压政敌，被斥为“元祐奸党”者此时共约 120 人，徽宗书党人名单，刻石端礼门。清照父李格非亦列入元祐党籍。朝廷对元祐党人或勒停，或贬远，或羁管。清照曾上诗公爹赵挺之(时任尚书右丞)请救其父。崇宁二年(1103)，诏禁元祐党人子弟居京：“宗室下得与元祐奸党子孙及有服亲为婚姻，内已定未过礼者并改正。”据此，清照被遣离京，只得投奔已回原籍的父母。崇宁三年(1104)又重定党籍。合定元祐、元符党人名单刻石朝堂，共 309 人，李格非名在余官第 26 人。直至崇宁五年(1106)下诏赦天下，才毁《元祐党人碑》，除党人一切之禁。后来，虽然元祐党禁已除，但清照的命运并未彻底改观，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蔡京复相。三月，清照公爹赵挺之罢右仆射，不久去世。因赵挺之生前得罪权奸蔡京，

赵明诚也遭蔡京诬陷，被迫夺赠官，全家被遣还乡，归居青州。据李清照《金石录后序》记，此后清照曾与赵明诚在青州“屏居乡里十年”。大约在政和七年(1117)前后，赵明诚再度离家，开始为仕途奔波。李清照则依然留在青州老家，夫妻两人又有一段较长时间的分离，直至宣和三年(1121)，赵明诚知莱州(今山东莱州市)时夫妻才得以团聚。在政治风波的影响下，李清照与赵明诚分分合合，时聚时离，每当与丈夫分离的时候，多愁善感的词人便会被萦绕不去的思念紧紧包围，常把满腔离愁别恨和孤独寂寞的情感付诸词篇，故这类内容在现存词作中占的比重最大。比如她新婚不久后写的《一剪梅》：“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写出了彼此之间对对方的牵挂，这种感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思念的痛苦一直折磨着词人，“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用枯萎憔悴的菊花加以衬托，并把菊花与人相比照，以鲜明的艺术形象，生动地表现了相思之苦。在另一首《行香子》中，作者借牛郎织女的悲剧故事，抒写有情人的被迫分离，“正人间天上愁浓”一句，将自己和牵牛织女的处境联系在一起，抒发了对丈夫深深的思念。结尾更用“甚霎儿晴，霎儿雨，霎儿风”，将牛郎织女分离的原因投射到无法预测的天气变化上，以此影射政治风云的变幻无常，揭示夫妻分离的深层原因，将挥之不去的思念与对时局的担忧交织在一起，使词作深沉含蓄、凄婉动人。

李清照常常采用托物言情或托事言情的方法来抒发感情，这类闺怨词把所咏之物，所托之事与抒情主人公的形象融为一体，借着对物与事的咏叹婉转地表达出思妇对离别的哀怨，对离人的思恋，对爱情的向往，如《多丽》《玉楼春》《满庭芳》以及《行香子》等。这些词，借歌咏梅花、菊花或描述牛郎织女故事，曲折含蓄地抒发了郁积于内心的相思之情，较之直接倾诉更显得深沉蕴藉，婉约动人。

总的看来，虽然时有分离，但李清照前期的词作内容比较积极乐观，生活也是安定幸福的，所以更多的是表达个人真挚的感情，风格婉约细腻。

靖康之难后，在国破家亡、国土沦丧的形势下，李清照南渡避难，于颠沛流离中，打击接踵而至。先是家园被焚，文物散失；后是明诚病故，无依无靠；年近半百时又遇人不淑，遭受觊觎其手中残存文物的张汝舟骗婚；为解除婚约，在举报张汝舟后一度身陷囹圄，真可谓历尽磨难！故她后期的词作主要抒发家国之恨、兴亡之感、伤时念旧和怀乡悼亡的情愫，表达自己在孤独生活中的浓重哀愁。如作于南宋建炎三年（1129）秋的《南歌子》，是年八月赵明诚在赴湖州任中病亡，李清照孤苦伶仃，亦大病一场，于是痛定思痛，写成该词。词的上半阙描写人天远隔的深悲，无限孤苦凄凉。下半阙词人将对亡夫的种种怀念，寄托于一件绣有莲蓬、藕叶、伴随着诸多美好记忆的旧时“罗衣”，以物是

人非的巨大落差，传达出对亡夫的深切思念，抒写了家国沦亡之苦，身世飘零之悲。

李清照是一位具有强烈爱国情感的女词人，面对国势日非、山河残破、朝廷不思收复中原的现状，她忧心如焚。但囿于词言情而不言志的传统，她的词篇较少直接触及这一主题，而是借着强烈的家国之思、流离之苦来抒发对故国的怀念，比如“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菩萨蛮》），“伤心枕上三更雨，点滴霖霖。点滴霖霖。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添字采桑子》），“永夜恹恹欢意少，空梦长安，认取长安道”（《蝶恋花》）。面对朝廷的一味退让，她多么希望有为之士能够挺身而出，搭救黎民，振兴国家：“安石须起，要苏天下苍生。”（《新荷叶》）在投降派占上风的南宋小朝廷，李清照的这些呼声难能可贵。

这些抒写家国之思的词作中，最为有名的是《永遇乐》。这首元宵词是李清照晚年名作。当时的景况是南宋小朝廷建都杭州后，偏安于江南一隅，不思北进收复中原。元宵之夜，杭州城内张灯结彩，一片歌舞升平，达官贵人们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词人面对这种“繁荣”景象，昔日汴京元宵盛况顿时浮现在眼前，眷念故国之情亦油然而生。词中将昔日繁盛京都的生活与如今流落异乡、家破人亡、面目憔悴、两鬓斑白的凄楚境遇相比，故国之思与身家之痛得到凸显。南宋末年的爱国词人刘辰翁在其《永遇乐》词题序中写道：“每闻此词，辄不自堪。”可见李清照这

种寄于言外的兴亡之感，代表了当时许多爱国之士的心声，反映出这类词作的积极意义与社会价值。

李清照运用“词”这种文学体裁，表现了她一生曲折坎坷的遭遇，也诉说了时代变迁下的悲欢离合，她将社会的动荡变革与个人的遭遇紧密结合，以经过提炼的口语表达其独特真切的感受，每能创意出奇，形成辛弃疾所称道的“易安体”。

“易安体”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在当时广为流行。“易安体”一个显著特色是：李清照善于选取自己日常生活中的起居环境、行动、细节来展现自我的内心世界。无论是写情绘景还是咏物，都不用华丽的色彩和词藻来装饰，而是用白描手法，创造出水墨画般清婉秀逸的意境。与此相应，“易安体”的语言特点是明白如话而清新工巧，所谓“以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彭孙遹《金粟词话》）。这在讲究辞藻、考究用典的宋代词坛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词人以寻常语度入音律，所作词无一字不协律，却能“化俗为雅”。无论是口语，还是书面语，一经她提炼熔铸，就别开生面，组成极清新鲜丽的词句，如“绿肥红瘦”“宠柳娇花”（《念奴娇》），“柳眼梅腮”（《蝶恋花》），“人比黄花瘦”（《醉花阴》）等，无不清新工巧，风韵天然，富于表现力。又如《一剪梅》“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等，都是以寻常语创造了不寻常的意境，“人工天巧，可

称绝唱”(王士禛《花草蒙拾》)。

李清照的词还非常讲究韵律美,著名的《声声慢》一词,首句连下14个叠字,被历代词家异口同声赞为千古绝调。张端义《贵耳集》说:“此乃公孙大娘舞剑手,本朝非无能词之士,未曾有一下十四叠字者。”徐钊《词苑丛谈》谓其音响之美,“真似大珠小珠落玉盘也”。

再者,李清照作词,能把委婉的情思与超脱的襟怀融合在一起,婉约而不绮靡,而是柔中有刚,蕴含着激昂豪迈之气。如《渔家傲》中:“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谩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写得大气磅礴,格调豪放,倏恍有丈夫气。特别是她的后期词,融入了家国兴亡的深悲巨痛,如“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武陵春》),家国之痛和身世之悲相融合,同时又不失婉约词的本色,温婉中透出刚健悲凉,写出了婉约词的忧伤绝唱。这是“易安体”所具有的特殊格调,也是李清照对传统婉约词的发展与创造。

基于李清照在词的创作方面的杰出成就,不少评论家推其为婉约词派的正宗。清代著名诗人、文学评论家王士禛就曾指出:“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惟幼安称首。”(《花草蒙拾》)清代词学家沈谦也认为:“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极是当行本色。”(《填词杂说》)清代诗人刘体仁则进一步将李清照誉为“此道当行本色第一人”(《七颂堂词绎》)。可见,李清照是中国文学史上

卓然独立的一位伟大女词人。

值得一提的还有李清照的《词论》，她系统地评论了唐至北宋诸词家创作的得失与倾向，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在理论上确立了词体的独特地位。所谓“别是一家”，意指词是与诗不同的一种独立的抒情文体，词对音乐性和节奏感有更独特的要求，它不仅像诗那样要分平仄，而且还要“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以便“协律”“可歌”。词作只有保持自身独立的文体特性，才能不被诗所替代，在文学之林中占有独立的地位。如果说苏轼的“以诗为词”是从诗词同源的渊源论角度提高词体地位的话，那么，李清照则是从词的本体论出发进一步确立了词体独立的文学地位。

三

朱淑真作为和李清照同时代而稍后的女作家，一生创作的诗词也很多，其诗有南宋魏仲恭辑《断肠诗集》10卷，《后集》8卷（有残缺），词有《断肠词》1卷。

朱淑真的作品是其生活和思想感情的真实反映。她曾自称“翰墨文章之能，非妇人女子之事，性之所好，情之所钟，不觉自鸣尔”（《掬水月在手诗序》），可见诗词创作对于朱淑真来讲，是抒发自我情感与不幸遭际的最好载体。她的词保存下来的约有三十余首，大部分都是抒发幽怨感伤的情怀。虽然在数量上远

不及她的诗,但其成就却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魏仲恭在《朱淑真断肠诗词序》中称其作品风格“清新婉丽,蓄思含情,能道人意中事,岂泛泛者所能及,未尝不一唱而三叹也”。

朱淑真的《断肠词》所表现的内容,主要在描写恋情与写景、咏物。在抒情方面,她把爱情生活的欢娱、相思的愁怨、独居的苦闷寂寞描写得细腻委婉,楚楚动人;而在写景与咏物方面,则非常巧妙地运用了“遗貌取神”的写作手法,不去刻意刻画景与物的外在形态,而是集中力量于神态与品格,在吟咏景物的同时融情于景,在情景交融的艺术效果中巧妙地抒发一己之怀。

朱淑真反映其恋情的词作非常形象地展示出了词人爱情生活的曲折过程,有时是热情缠绵的欢恋,有时是愁肠百转的相思,有时又是深闺独处的无奈与凄凉。描写欢恋的词以《清平乐·夏日游湖》为代表,这首词描写了与情人相会的过程,由最初的湖上漫步,到缠绵缱绻的甜蜜欢聚,再到无奈分离归家后情绪的低落,整个过程充满起伏,将女性特有的细腻心理描绘得惟妙惟肖。类似的词作还有《鹊桥仙·七夕》,表达了对爱情的憧憬与大胆追求,也反映出对封建礼教的大胆反叛。

然而如此欢恋的时光在朱淑真的一生中极其短暂,陪伴她的多是充满愁思的日子,因此她的词更多的是反映春闺独处的孤寂、怀人怨别的思念、愁病相仍的生活。例如她的《浣溪沙·清明》,描写了在风和日暖的明媚春日里,词人却独处深闺的寂

寞无聊，并微微透露出年华渐逝而爱巢难求的慨叹。最典型的是《减字木兰花·春怨》：“独行独坐，独倡独酬还独卧。伫立伤神，无奈春寒著摸人。此情谁见，泪洗残妆无一半。愁病相仍，剔尽寒灯梦不成。”这首词开头连用五个“独”字，以层层递进的手法，把主人公寒夜独宿、孤寂凄凉的情状突出而形象地描绘了出来。在这孤寂的夜晚，“春寒”也来撩拨人的情思，终于，主人公从神伤到忍不住“泪洗残妆”，凄怨之情如破闸之水，倾泻而下。然此情此景，无人见，亦无人怜，幻想有好梦来相慰，最后一句的“梦不成”，则把主人公无奈绝望的情绪烘托到极致。全词的情绪层层积累、情节步步推进，把词人孤夜难眠的痛苦描写得淋漓尽致，塑造了一位寂寞孤独、愁病相仍、终日以泪洗面的女性形象。

朱淑真创作的许多优秀的抒情词，抒发了在不幸婚姻中的种种苦闷与哀怨，表现了封建社会妇女才华被压制、婚姻不如意的不幸命运，这也是无数与朱淑真一样富有才华但婚姻不幸的古代女性的共同命运。其词作虽有代表性，但总体来看，思想内容比较单薄，风格多凄怨消沉。值得注意的是，朱淑真有一部分词作表现了对于真挚爱情的热烈向往与大胆追求，在封建社会里，想别人之不敢想，为别人之不敢为。因为这些词，她曾经受到某些维护封建伦常的评论者的指责，如说她是“未适乎情性之正”（杨维桢《东维子集》），“岂良人家妇所宜邪”（杨慎《词

品》)。但正是这些大胆奔放的抒情作品,把一个敢于蔑视封建伦理的束缚、勇敢追求爱情的女性形象展现在后人的面前,而她的作品也因此在整个封建时代的历史长河中绽放出异常夺目的光彩。

四

李清照与朱淑真是宋代文坛上交相辉映的两颗耀眼的明珠。二人的文学成就各有千秋,李清照以词闻名,而朱淑真则在诗歌创作方面成就较高。在词的创作方面,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看,李清照词较朱淑真词都略胜一筹。清代陈廷焯《云韶集》说:“宋妇人能诗词者不少,易安为冠,次则朱淑真。”这一评价是符合实际的。具体说来,李清照虽然对词颇有创新、开辟,但内容表现方面则比较含蓄委婉,相比之下,朱淑真对感情的抒发则坦率大胆得多,她敢于突破世俗礼教的束缚,藐视所谓卫道者的指责,在抒情方面直抒己怀,毫不扭捏作态,给人们呈现出一个真实的内心世界。

本书所采用的底本,李清照词以《全宋词》中所收的词为底本,朱淑真词以毛晋汲古阁本为底本,参校了《花草粹编》《历朝名媛诗词》等,并广泛参考了当今诸家研究成果,对词作加以注释,在注释中对难解的词句疏通串讲。辑评中除收入古代词评家的评点外,对今人具有创见的精辟分析亦加以录入,以助读者